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基于“四链”融合视角

徐政¹,牟春伟²

(1.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 2.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的核心在于促进科技、产业、资本、人才等要素的集聚与互动,这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创新链效能、完善产业链布局、优化资金链生态、建强人才链质量,推动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集聚配置,对于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四链”融合角度来看,现阶段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现实约束:创新链整体效能较低、产业链不稳固、资金链流动性不足、人才链建设较为薄弱,且“四链”协同互补态势尚待形成。未来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通过更加开放的市场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提升创新链的整体效能;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优化产业链布局,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和韧性;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资金链生态,提升资金链流动的畅通性;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完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提高人才链建设质量;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各自升级与彼此融合,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四链”融合;资源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4)03-0074-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提供

了重要遵循。当前,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聚焦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2]、主要特征^[3]、形成逻辑^[4]、价值意义^[5]、实践路径^[6]等进行了深入探索,这为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蕴提供了多元视角和丰富见解。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生成与发展依赖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多元要素的综合配置和协同塑造,涉及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金融资本保障、人才支撑等多个层面;其一,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引用本文:徐政,牟春伟.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四链”融合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3):74-8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98)

作者简介:徐政(1992—),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研究。E-mail:807211542@qq.com

在现代化生产阶段,“科技创新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7],科学技术同生产力要素构成了倍数甚至指数关系,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与质变,必然会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其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链,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根基。其三,金融资本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以金融为纽带,形成“科技—产业—金融”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推动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既可为金融提供新投资领域和增长点,又能有效推动新兴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进程,从而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其四,新型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动主体。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决定生产力水平和质量。打造创新人才高地,集聚创新型高层次人才,构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匹配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基础。而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后面简称“四链”)融合的目的正在于消除科技、产业、资本、人才等要素跨组织边界流动时的壁垒,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促进各创新要素的协同互补,提升资源配置效能。因此,推进“四链”深度融合,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²⁸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党中央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及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和深刻把握。目前,学术界探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关文献不断涌现,已有研究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内涵、主要特征^[9]、衡量标准^[10]、逻辑理路^[11]、实现途径^[12],以及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13]、新发展格局^[14]、高质量发展^[15]等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综合而言,高水

平对外开放之“高”是与过去的开放相比,未来对外开放“具有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的特点”^[16]。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涉及要素资源配置领域开放和制度型开放两个层面:一方面,要素资源配置领域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方向。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供条件,增强了对全球高端投资、先进技术、高层次人才、领先企业及资源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指向。在全球经济规则的新一轮重构中,国际经贸规则正由传统的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演变,制度型开放已成为各国各方融入全球化、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迈向了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新阶段”^[17]。构建支持跨境要素流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推动资本、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多种要素和产品服务的自由跨境流动,能够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成熟的治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18]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逻辑链条中,“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涉及新质生产力诸构成要素的创新性发展,也涉及制度变革、体制改革和机制调整等新型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19]。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学术界多从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视角探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20],而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挑战与任务的研究仍较为匮乏。从先前阐述可知,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依赖科技、产业、资本、人才等各类要素的高效配置,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集聚配置,而“四链”融合的本质是促进科技、产业、资本、人才的集聚与互动,实现各要素的良性循环,这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准,也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本研究将聚焦科技、产业、资本、人

才协同发展,从“四链”深度融合维度,阐明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剖析制约“四链”融合的主要障碍,阐述各链条各环节一体化推进部署的关键任务,旨在为研究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提供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为通过科技、产业、资本、人才的协同创新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启示。

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

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客观要求。从“四链”融合角度分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逻辑在于,依托更高水平的开放强化自身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形成科技、产业、资金和人才之间良性循环和协同互补的发展格局,实现“四链”的各自升级与彼此耦合。

1.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创新链效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大的创新动能

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提升创新链效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背后的关键是创新。创新链是由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发、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大规模生产等阶段连接构成的链式关系,其是“四链”融合的引导动力。创新链概念源自产业链,“能够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机串联起来”^[21],而产业链则是创新链落地生根的载体。与此同时,创新链对人才链的构建与管理具有内在规定性,资金链与创新链的有效匹配则有助于资本获取收益。为此,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全方位对接,依据产业链的现实需求引导创新资源向产业链各环节集聚,依据创新链的发展完善人才引育、强化资金链的有效服务,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条件下推进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发展提供创新动力。

从创新链角度分析,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在开放创新生态下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国家的开放程度是影响创新转化效果的重要因素。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8]35},这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新格局明确了发展方向。在当今科学研究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日趋增强,跨国界合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在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是人类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促进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22]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的。未来,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更加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紧抓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契机,深化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构建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发挥集聚效应的平台,持续提升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畅通科技创新的全流程,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能力,在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世界的共同进步。

2.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产业链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合全球资源要素,促进传统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链的迭代创新,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产业是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就是对产业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过程。产业链是“由多个相互链接的产业所构成的完整的链条”^[23],贯穿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包括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流通销售以及终端消费等多个环节。这种关系从用户视角可称为供应链,从价值增值角度则被视为价值链。产业链是“四链”融合的基础要素,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推动知识、技术、人才、资金

等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的自由流动与良性互动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从产业链角度分析,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聚合全球资源要素推动产业现代化发展。产业链的畅通稳定是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就是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这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带动能力的迫切需要。”^[24]在新一轮产业技术范式变革持续加速的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尤为关键。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双向开放合作,有效整合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创新人才、管理模式、优质资本,从全球经贸互动中精准把握产业链的发展方向 and 路径,促进内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自主权和影响力,能够有力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跃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优化与升级,构建更加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3.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资金链生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效的资金供给

以扩大开放的新方式新举措吸引高质量外资,优化外资服务生态体系,提升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激活资金链活力,能为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保障。资本能够有效聚集各类创新要素并使其高效流动,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资金链是服务生产全过程的资金流动链条,反映的是资金从投入、运营到回笼的循环全过程,涉及政府投资、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市场融资等多个环节。资金链是“四链”融合的关键条件,其中的金融资本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关键一环。在资金链的推动下,创新链得以向产业链延伸,并逐步孕育出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的崭新阶段。资金链的畅通能够促进产业链上

的各要素的有效配置,提升产业的运行效率 and 创新能力。此外,以资金链服务人才链,有助于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综上,实现资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机融合,有助于促进经济循环环节中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促进“劳动者创新素质提升、劳动资料优化整合、劳动对象提质升级”^[25],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从资金链角度分析,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让优质外资参与产业链升级、创新链发展和人才链构建。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8]32}因此,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和配套能力优势,增强吸引优质外资竞争力,以高质量外资流入驱动先进科技、现代化管理和高水平人才的聚集配置,让优质外资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4.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强人才链质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汇聚有力的人才支撑

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实现人才资源全球化配置,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强化人才链竞争力,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人才是生产力系统的核心要素,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人才链是以产业知识、技能、成果、经验等传递与关联而形成的链式人才集合体”^[26],涉及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和服务各环节全过程。人才链是“四链”融合的主体力量,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资金匹配的融合互动有赖于人才链的支撑,其中,创新链发展和产业链升级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高水平人才的参与,人才链的搭建与强化能够有效激活创新链,为驱动创新实践、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力支

撑,完善与产业链相匹配的人才链则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同时,围绕资金链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总之,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有机衔接,是将人才力量引入至前沿科技、颠覆性技术等攻关环节,“增加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人才资源容量”^[27],这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从人才链角度分析,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以提升人才链的竞争力。坚持高水平人才对外开放是提升中国全球人才竞争力的现实需要,科技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人才的战略地位和创新能力更加凸显,全球人才竞争愈发激烈。各国政府和市场纷纷发力争夺高端人才资源,以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结合新形势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坚持全球视野、世界一流水平,千方百计引进那些能为我所用的顶尖人才,使更多全球智慧资源、创新要素为我所用。”^[28]因此,全面扩大人才对外开放,立足人才培育、引进、管理、服务、保障等全过程的关键环节,部署能够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链,在促进人才流动的同时汇聚科研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各类竞争要素,实现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能够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活力。

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约束

现阶段,我国“四链”融合的堵点和卡点尚存,创新链整体效能较低、部分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底端、资金链运行面临流动性不足风险、人才链建设较为薄弱,“四链”协同互补的深度融合态势尚待形成,这表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仍面临多重约束。

1. 创新链:外源性创新挤压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空间

“在开放环境下,我国很多科技领域通过

自主创新、跟踪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等多种路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9]在与国外先进技术差距悬殊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购买国外技术、进口贸易和外商投资,陆续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技术、设备等,在短期内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促进了国内技术革新与进步,有效提升了我国生产力水平。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充分说明在科学技术成长过程中外源性技术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因涉及全球科技竞争,各国对此类技术输出均持谨慎态度并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加速期,美西方国家开始对我国设置技术封锁,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形势日趋严峻,这大大限制了我国对尖端技术引进再创新的空间。

现阶段,我国创新链整体效能较低,与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相互作用并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尚未有效形成,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仍存在一系列“卡脖子”问题。如在基础研究领域,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相较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对外源性技术依存度偏高的部分领域也存在着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显的局面,特别是在半导体技术、先进制造技术、高性能计算技术等领域,我国的技术短缺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削弱了我国发展的自主性和安全性。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西方国家持续打压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的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战略、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以及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格局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造成科研及产业的国际合作、人才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受阻,使得我国未来的科技创新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

2. 产业链:多数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

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催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姿态,积极投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发展的受益者与维护者,也是倡导与探索构建全球“共赢链”新生态的积极力量。但是,受逆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冲突等多方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的不稳定性增加。

目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存在一定的风险挑战,产业链自主循环的体系还不顺畅。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是全球产业链变革重构新格局下各国产业竞争的核心焦点,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地位的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控制着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并据此掌握着价值增值能力的自主权。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低端锁定”策略,通过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以及加工制造环节迁移等方式,试图阻断我国在产品的高端研发、终端销售等关键环节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将中国的技术与产业限制在国际分工的低价值链区间,意图解构我国已深度融入并有效运行的全球价值链,让我国产业集群陷入产业链供应链循环运行不畅的困局。尤其值得注意,我国尖端科技领域企业正面临被美西方国家“精准脱钩”风险,这一现实环境将成为我国未来产业链发展必须正视和应对的重大挑战。

3. 资金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的外商投资规则仍需健全

高质量利用外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积极践行入世承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 WTO 规则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积极为外商投资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4 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提质扩围至 22 个,已经和 29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22 个自贸协定^[30]。我国正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开放领域正由货物贸易逐步扩展到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正成为当前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但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等国际高水平自贸协定,我国与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的兼容性还不够强,多领域还存在外资准入限制,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当前,我国资金链运行存在流动性不足等风险,外资对我国的产业投资和技术投资出现下滑,甚至是整体链式撤出现象。从政策规则角度分析,跨境资本流动总体规模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开放措施未能有效转化为与国际经贸相适应的制度体系,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与生效的进程相对延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政策及开放水平的直观认识存在滞后性。例如在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完善方面,2020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严格限制了政府采购领域中妨害公平竞争的行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相关表述修订不及时,容易导致外资产生中国政府采购仍被限制金融服务贸易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原则性、鼓励性的开放政策较多,但针对性及可操作性亟待加强。当前,部分开放举措尚局限于国家政策法规体系的框架内,仍停留在宏观政策指导层面,对涉及改革需求最为迫切和关键领域的实质性创新突破不足。同时,部分政策在转化为具体、可操作措施方面存在不足。总之,现有开放举措与国际制度标准对接的不充分限制了开放举措的潜力与效能的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壁垒和藩篱。

4. 人才链: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国际化人才的汇聚力不足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资源是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全球化时代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流动驱动着知识和技术的跨境传播,其流动的规模、方向、趋势、结构更是对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和国际竞争力产生深刻影响。人才竞争是科技竞争的根本,国际化人才在重塑全球人才竞争格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加大人才延揽力度,致力于汇聚与国际接轨的顶尖科学家、领域技术专家和创新创业国际人才,以抢占科技前沿领域的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其中,纽约曼哈顿、旧金山硅谷、新加坡等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国际化人才占比均超过 40%^[31],

长期位居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排行榜前列。高水平人才聚集能显著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创新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在引进国际化人才方面持续加大政策力度,国际化人才总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但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我国现阶段的全球人才凝聚力仍显不足,国际人才集聚度相对较低。

当下,我国人才链运行仍需进一步完善,且其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双向互动不强:一是吸引国际一流科技人才的能力不强,适合科技人才发展的学术环境建设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 2023》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科学基础设施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专业人才流入方面远低于发达国家^[32]。二是我国在人才战略规划方面缺乏总体设计和分工协同,尚未建立起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引-留-用”政策体系,且对接国际人才流动准则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在国际化战略和区域合作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多元、多边人才保障和交流政策。三是人才引进以政府计划式、工程化方式为主导,非官方组织和机构的参与度不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用人单位主体在人才选拔、引进过程中的话语权不高、自主权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任务

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要求,努力打破制约技术、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和全球配置的壁垒,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构建起“四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任务。

1.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以创新链优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正确处理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自立自强是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指导和目标,而对外开放则为实现更高水平自立自强注入强大动力。未来经济是否能维持稳健增长,关键取决于本土技术创新的进度与成果,而科学技术具

有全球性和时代性特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因此,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双向”开放的基础上,“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33]。积极借鉴吸纳全球的尖端技术,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入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联动效应,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动力。

坚持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通过完善创新链促进“四链”融合发展。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导向,积极构建高效协作的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34],并根据创新链各环节的具体需求加强国际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一方面,要坚持高质量“引进来”。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将引进外资与技术、人才相结合,用好外部资源的产业升级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形成“引进—消化吸收—扩散—再创新”的良性循环,从而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另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走出去”。通过发展对外投资,为国内企业创造更多的国际产能合作契机,从而带动更多中国项目、技术、标准走向世界,重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与安全。

2.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以产业链升级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35]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必须正确处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安全的关系,确保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努力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安全保障。

坚持开放发展与安全发展相结合,依托产业链升级推动“四链”融合发展:一要着力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系统评估和梳理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缺失环节以及易受外部冲击的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精准措施,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重点通过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等方式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从而有效解决外部制约和产业链不稳定的问题,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坚韧与安全。二要巩固并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积极顺应全球产业链转移趋势,主动与产业承接国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强化中国在亚太产业链中核心地位。要在多边和双边平台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加快构建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网络,以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合作。三要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必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探索能够有效防范风险的产业发展开放模式,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强化风险管理。

3.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资金链畅通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扩大制度型对外开放,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是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国际规则体系主要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构建,主要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而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较为被动地位,难以最大程度地受惠。如今国际秩序正经历剧烈的调整,世界贸易格局正由要素流动向规则重构转变,面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发展前景,我国亟须加快适应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以规则制定为核心,建立以“四链”融合为主线的政策矩阵,构建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体系,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基础。

坚持遵循规则与重构规则相结合,为跨境资本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以资金链畅通助力“四链”融合发展:一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国际国内规则的统筹与协调,以此推动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则合作的动态特点和发展方向,在加强国际规制合作上提质增效。进一步夯实“政策沟通”的基础性工作,致力于消除或削弱“边境

后”的政策性壁垒,为资本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政策环境,促使经贸规则与国际最佳实践深度对接。二要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制定,为重塑更公平、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规则和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理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36]。坚持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双轮驱动,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引领力和议题创设权。要重点把握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全球绿色金融规则以及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三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增加全社会高质量外资供给。驱使资金链主动围绕创新、产业链提供有效的服务,引导资本市场改革向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推进,“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37],促使外商投资更多服务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4.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以人才链提质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全球人才竞争格局充满不平等的背景下,大力引进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 and 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8]36} 据此,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全球人才链变迁新趋势、新特点,从制度开放和氛围开放两个层面着力营造适合国际化人才成长发展的优质环境,加快构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汇聚和引导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服务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

坚持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构建满足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队伍,以人才链优化支撑“四链”融合发展。积极搭建国际一流的学术交流、知识共享、创新研发、产业集群、人才培养以及综合性引才平台,提升国际化人才的汇聚力,进而发挥人才链对创新链、产业链的支撑作用。一方面,要提升

人才链与创新链耦合力度,充分激发人才潜在的创造力和能动性。积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积极吸纳有助于发展的先进制度经验,建立完善的多元人才评价体系,设计适应国际化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构建具有创新活力、容错空间和可持续发展的科研环境,营造让科学家安心科研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38]。另一方面,要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人才聚集的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聚焦“高精尖缺”高层次人才精准施策,确保国际人才的顺利引进、稳定留存与高效利用。赋予一流科技人才在配置科研资源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形成“事业引人、事业留人”的制度环境,提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创新企业等社会主体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引用中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 2023-09-10(01).

[2]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1-13.

[3] 蒲清平,向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5(1):77-85.

[4] 张姣玉,徐政.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审视、逻辑透析与实践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1):34-45.

[5] 石建勋,徐玲.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1):3-12.

[6]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 2023(6):25-38.

[7]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51-58.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9] 赵龙跃.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与战略抉择[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1):34-45.

[10] 任保平. 努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J]. 人民论

坛, 2023(24):52-55.

[11] 王学凯.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逻辑、特征与进路[J]. 理论视野, 2022(12):62-67.

[12] 姚树洁.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逻辑及战略路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1):16-27.

[13] 周俊,蒋瑛. 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3):76-87.

[14] 宋宪萍,杨丽乐. 厚植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逻辑理路、现实约束与战略抉择[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8):32-44.

[15] 王德蓉,窦道琴.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J]. 党的文献, 2023(3):18-26.

[16] 项松林,苏立平.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思考[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5):3-13.

[17] 李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J]. 甘肃社会科学, 2023(3):181-192.

[18]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19] 吴志成.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展新质生产力[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4(4):33-38.

[20] 李瑞琴,王超群,陈丽莉. 以制度型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J]. 国际贸易, 2024(3):5-14.

[21] 于海波,高磊,杨牧川,等. “四链”融合背景下的产业—人才匹配理论框架及实践思考[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4(2):66-74.

[22] 习近平向 2023 年浦江创新论坛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23-09-11(01).

[23] 郁义鸿. 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11):35-42.

[2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372.

[25] 任宇新,吴艳,伍喆. 金融集聚、产学研合作与新质生产力[J/OL]. 财经理论与实践, 1-8[2024-05-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057.F.20240318.1357.002.html>.

[26] 聂常虹,赵斐杰,李钊,等. 对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发展的问题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39(2):262-269.

[27] 张志鑫,郑晓明,钱晨. “四链”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J/OL].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2[2024-052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7.1100.C.20240320.0940.002.html>.

[28] 习近平.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 求是, 2021

- (24):4-15.
- [29] 万劲波. 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09-11(009).
- [30] 中国已与 29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22 个自贸协定——以高水平开放促进互利共赢(环球热点) [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04-11(006).
- [31] 梁才,韩凇. 新形势下加快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J]. 科技中国,2022(9):4-6.
- [32]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 2023[EB/OL]. [2024-05-31]. <https://www.ncsti.gov.cn/kjdt/ztbd/cxzs2023/>.
- [3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N]. 人民日报,2023-02-02(01).
- [34] 阮清方. 深港“四链”融合发展研究[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23(5):62-68.
- [35]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N]. 人民日报,2023-05-31(01).
- [36]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4.
- [37] 唐任伍.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内涵、内容呈现和路径选择[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10.
- [38] 席江浩. 数字经济时代硬科技创新的特点及创新组织变革[J]. 学术交流,2022(10):109-122.

(编辑:高虹)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High-Level Opening-Up: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Four Chains”/XU Zheng¹, MU Chunwei²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angsu Committee, Nanjing 21000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of integrating the innovation, industrial, capital, and talent chains lies in promoting the aggreg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industry, capital, and talent. This is an important benchmark for achieving high-level opening-up. During the historical convergence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ith China’s shift in development mode, relying on high-level opening-up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mprove the ecology of the capital chain, an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the talent chain, thereby promoting the aggregation and allocation of high-quality global resources, is of grea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ng “four chains”, the current stag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high-level opening-up still faces some practical constraints.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is low,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unstable, the liquidity of the capital chain is insuffici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lent chain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trend of synergy and complementarity among “four chains” has yet to be formed.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high-level opening-up must enhance the linkage effects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Through more open markets and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can be improved. It is crucial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ing-up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enhance the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Creating a market-oriented, rule-of-law, and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optimize the ecology of the capital chain and improve the fluidity of the capital chai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talent centers and innovation hubs, improving the system for attracting, nurturing, retaining, and utilizing talent,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he talent chain construction are essential. Achieving the respective upgrad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industrial, capital, and talent chains will provide strong momentum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level opening-up; integration of “four chains”;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